

禮記纂言

二十四

○曾子謂子思曰倂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
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
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二日杖
而后能起跂 音丘 杖 音切

鄭氏曰曾子言已執喪疾時人之不然子思為曾子難
繼以禮抑之孔氏曰居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三日尚以
杖扶病而后能起若曾子之七日後難繼也長樂陳氏
曰先王制為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
二月其水漿不入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怠而食三
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之者俯而就

禮

卷一百一十二

及者跂而及若以親之恩為罔極吾之情為無窮徇其
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已不可傳在人不可繼
是戕賊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為子思
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既而悔之况七日乎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
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 音烏

鄭氏曰子春勉強過禮孔氏曰禮不食三日子春悔不
以實情勉強至五日言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更
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山陰陸氏曰曾子水漿不入口
七日而不以為悔非勉強故也澄曰曾子質厚子春力

學質厚故不_レ甚而自七日不食不待勉强力學故欲如
曾子之七日但至五日已是勉強故悔不若依聖人_レ中
制三日不食者為禮之正而出於實情也人所能堪而
非強勉者為實情人所不能堪而勉強為之者非實情
也延平黃氏曰禮制雖云三日而曾參喪親不食七日
子春心慕師道執親之喪五日而后食既而告人曰吾
悔之自是吾母之喪不能及於七日是不得盡吾哀痛
之情以報罔極之恩更於何處盡用吾哀痛之情歟悔
不及七日也澄按黃氏之言新巧而有病孝子之哀痛
不食本諸天性之自然豈是欲以此哀痛不食而報罔
極之恩乎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
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天音扶

鄭氏曰孺子泣言殷無節哀則哀矣謂誠哀也難繼謂
失禮中孔氏曰聖人制禮使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
之節以中為度爾豈可過甚使後人不可傳繼乎雜記
曾申問哭父母有常殷乎曾子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
常殷之有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邁未可為節
此之所言在罷斂之後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方氏
曰傳謂由已以傳於後繼謂使有繼於前弁人喪母泣

若孺子雖爲盡哀然失哭踊之節而難爲繼矣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去上

孔氏曰有子言久欲去此喪禮之踊節但如小兒之號慕足矣孝子之情在於此其是也何須爲哭踊之節乎鄭氏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微情謂節哭踊故興物謂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戎狄異澄曰有子見有喪之人號慕其親如孺子者

禮記

卷之八

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情真而無節文也有子蓋以此人之哀慕如孺子孝子之哀哭而踊跳皆其哀情之真如其情可也禮家乃於哭踊之時爲之筭節以分其哀情予獨不曉解此意壹猶云獨也知謂曉解喪之踊謂喪禮之踊節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制禮之意以告之也微猶殺也故猶事故之故謂有形跡可見也興起也物謂所行之事賢者常過於禮則爲之限節以減殺其哀親之情不肖者常不及於禮則示之形跡以興起其哀親之事直者伸而竟遂之謂徑亦直而捷易之謂過而不爲之限節以減殺之

俾直伸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毀滅不及而不示之形跡以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成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愠斯戚戚斯歎歎斯

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咏與詠同猶讀為踰舊本

字跡云一本無之後人所加耳今刪去辟匹亦切

此承上文微情而廣言之辟斯踊矣以上八句言人心所發之情有如此者品節斯以下二句言以禮制其情也喜者中心所發陽舒之情陶猶以火燒土煖氣熏蒸陶陶然和悅之色陽舒之氣發而見於面者也咏謂歌咏

檀

百六十九

之穀陽舒之氣發而出於口者也猶當作搖謂手之搖動陽舒之氣為樂而形於手容者也舞謂以足蹈地陽舒之氣為樂而形於足容者也凡言舞而兼言蹈則動手為舞舉足為蹈此言舞而先言搖則搖即手之舞舞即足之蹈也愠者中心所發陰慘之情戚謂戚戚然憂悴之色陰慘之氣發而見於面者也歎謂嗟歎之穀陰慘之氣發而出於口者也辟謂以手拊胸陰慘之氣為哀而形於手容者也踊謂以足跳躍陰慘之氣為哀而形於足容者也喜之情由中而外達於色穀手足至舞則樂之極矣溫之情由中而外達於色穀手足至踊則哀

之極矣樂極而不節則流哀極而不節則毀故樂舞喪
踊皆有其節也品者物之件數各分件數以節之如竹
之有節者此之謂禮也上文之微情專指踊節節其過
哀之情而言此又申言之而兼及舞節節其過樂之情
者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萋翣為
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
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
倍也惡烏路切絞戶交切萋音柳為使云偽切下同遣牽之去穀食音嗣舍音捨
此承上文以故興物而廣言之斯倍之矣以上四句言

禮

二

人身所行之事有如此者是故置絞衾以下九句言以
禮制其事也人死謂其形不活動而凶穢也以其凶穢
則視之異於生者惡之謂憚於親近不愛戀之也無能
謂其神不主宰而無復能有知覺也以其無知覺則待
之異於有能者倍之謂怠於追報不嚮慕之也絞以束
斂尸之衣而衾包於絞之內以此飾尸使人不惡其穢
也萋即柳也柳施帷幌以華載柩之車而翣障於柳之
旁以此飾柩使人不惡其凶也始死即有脯醢之奠未
葬以前皆然將葬而有遣奠以遣行既葬而有虞祭以
饋食雖未見其來饗然自上世以來未嘗廢舍此禮則

使人不以其無知覺而遂倍之也上文之以故興物專指衰經之故起其哀親之事而言此不再言之而汎及喪飾奠祭之故起其勿惡勿倍之事者

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在斯切與症同

訾猶病也子游既推廣微情之禮以故興物之禮而言之矣乃正有子之失謂子所刺譏於喪禮之踊節者亦不足以爲禮之病也有子但刺踊節不及其它而子游必以微情興物並言者蓋聖人以禮教中使過者俯就不及者企及若不以禮而損其情之過則亦將不能以禮而益其事之不及者矣賢者直其情不肯者徑而行

是晉而爲戎狄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頽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頽音懇

孔氏曰總麻以上不杖暮以下先拜而后稽顙杖暮以上斬衰以下先稽顙而后拜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己先賓後己頽然而順序也頽側隱之至也爲親痛深貌鄭氏曰頽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此殷之喪拜頽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此周之喪拜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馬氏日記曰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當周之衰人

不知喪拜之儀故孔子及之鄭氏以此爲殷周喪拜於
經無見長樂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
拜先致哀也禮廢滋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
以輕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恭而或以恭
爲禮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者救泰之弊則曰
吾從下澄曰周官九拜之目今約之爲三一曰拜先跪
兩膝着地次供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
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
尚書謂之拜首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
此拜之正也故得專拜之名二曰頓首先兩膝着地次
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手此拜之加重者三曰稽
首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地在手之前
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
也此拜之最重者頓首亦首下腰高然頓首首但至于
稽首首直至地比之頓首其首彌下故下衡二字特於
稽首言之稽顙即是稽首以其爲凶禮故易首爲顙以
別於吉禮云爾凡喪之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
首一拜則曰拜而后稽顙九拜中此名古拜輕喪之拜
用此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則曰稽顙而后拜
九拜中此名凶拜重喪之拜用此末世重喪之拜亦如

輕喪故夫子正之曰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吾從二字
與論語所言吾從下吾從周吾從先進意同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其反而息

○鄭氏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憊貌方氏曰皇皇言心無
所依望望言形有所跂其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爲
甚心與形俱息也息與詩言我心則休同義澄口親之
始死如有一物去失求索之而不能得故皇皇焉及其
既殯如有一人前行已隨其後追逐之而不能及故望
望焉既葬謂迎精而反在路之時其謂已葬之親如親

檀弓

百七十三

已還反至家已尚追逐不及力已疲憊行不能前而暫
焉休息言其悵况不安之甚故曰慨焉或曰其反而息
謂親已還反而休息也前章云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與此語
意互相足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
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徃也如慕
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
未之能行也

識音志

送葬孝子送其親就葬也其謂孝子孝子之徃也送親

之形而往慕如生時父母出外兒隨後攀號不忍其去也孝子之反也迎親之神而反疑者不審神來與否疑其猶在葬所也鄭氏曰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速疾也夫子蓋謂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氏曰疑則徬徨不進子貢意葬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夫子不許廬陵胡氏曰善者善其哀慕山陰陸氏曰我未之能行也與女安則爲之略相類而辭意差婉

○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

難見賢遍

八禮

百七十四

鄭氏曰子臯名柴泣血言泣無聲出血出難謂人不能然澄曰泣謂目有淚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臯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目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齒見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上繫泣血下連未嘗見齒意貫上下言其三年之內常有哀情而無樂時也方氏曰於喪有曰居有曰爲有曰執何也以身則曰居以事則曰爲禮則曰執其實一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鄭氏曰不成轂哀未忘也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長樂陳氏曰祥之日可鼓素琴君子所以與人同五日彈琴而不成轂君子所以與人異彈者禮也不成轂者仁也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轂者曲調之轂也不成轂謂不終曲也祥後可以彈琴矣然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又廢也十日之後則不但彈琴終曲吹笙而歌亦終曲矣哀情之殺以漸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鄭氏曰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紉縞冠素紕孔氏曰蓋者疑辭記人傳聞未知審否絲屨者以絲為紉縞蓋者疑辭記人傳聞未知審否絲屨者以絲為紉縞

純之屬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用組為纓乃禫後之服方氏曰以絲為屨之紉以組為冠之纓服之古者也而有子服之於既祥失於早矣既祥之屨如之何曰徹紉既祥之纓如之何曰用素有子孔門高第而失禮若是疑或不然故曰蓋焉

○曾人有朝祥而奠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人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夫音扶

鄭氏曰子路笑其為樂遠夫子為時如此人行二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又復也孔氏曰祥謂二十五月大

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夫子云喪不三年可責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是責於人無休己之時夫語助也二年之喪計其日月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何爲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更以止理言之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日月哉但踰後月即善按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琴以手手在外而遠笙歌以氣氣在內而近也長樂陳氏曰鼓琴不爲非而歌爲未善者琴自外作歌由內出也張子曰又多乎哉言不多也所去無幾踰月則盡善也山陰陸氏曰言朝祥去踰月日時不多也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

一等矣

縣音玄比
匹利切

縣設樂縣也不樂不作樂也鄭氏曰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加踰也孔氏曰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作至二十八日乃作樂依禮禫祭後吉祭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吉祭而復寢惟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作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加於人一等不謂加於禮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

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至焉見賢遍以子音與和如字

鄭氏曰見謂見於夫子作起也二者雖情異善其俱順
禮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
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孔子各與之琴也澄曰和
之謂調絃樂由人心琴者樂事也子夏哀情未忘故調
琴之絃而不能調久乃調也調絃畢彈之不終曲而起
以爲哀情未忘但禮當除喪不敢過其日月也子張哀
情已忘故調琴之絃其絃即調詭絃畢彈之終曲而后
起以爲哀情已忘但禮必三年而除喪不敢不勉而至

禮記

卷之十一

此日月也聖人之禮以中爲度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
勉而至二子各能損益其情而順於禮是以孔子皆善
之商也不及恪信聖人故篤實近厚而其情有所過師
也過好爲苟難故高虛近薄而其情有所不及引氏曰
此言子夏子張按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
琴援琴而絃衍衍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
絃切切而哀與此不同疑當以彼爲正蓋子夏喪親無
異聞而子騫至孝孔子所稱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
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與音

鄭氏曰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嗔悲恨之藪孔氏曰伯魚母出父在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其甚也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澄曰此一節不入孔氏喪葬章內者以其與下文子路不除姊喪爲類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鄭氏曰行道猶行仁義庾氏曰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

可得反服推已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蓋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澄曰行道謂稍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方氏胡氏以此行道之人爲行於道路之人與孟子所謂行道之人弗受者同文義不通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嫁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苟徇其情之過

而為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為禮則原壤宰予不可以為訓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為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去

鄭氏曰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不迎賓也中謂中禮之變孔氏曰越人遠國之人深衣既祥之麻衣制如深衣祿之以布練冠未祥之練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若曾來弔祥

後有以喪事贈賙更來雖不及時猶必服祥祭縞冠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文子之子為之身著深衣首着練冠也蓋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子之子庶幾乎無於禮文者之禮也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不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於非喪非不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不喪之禮故曰其動也中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善中乎亡於禮者之禮斯為難也陸氏德明曰白日曰涕自鼻曰洟澄曰涕者目液鼻液之通名洟則鼻

液之專名也單言涕者蓋謂目液涕合漢言者蓋謂鼻液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

鄭氏曰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也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孔氏曰以為薑桂之謂是記者解土草木之滋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也澄曰薑桂二物其味皆香故鄭云香味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二節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扶齊則皆切

鄭氏曰晝居內似有疾夜居外似有喪大故謂喪憂內正寢之中孔氏曰大故非獨喪也兼寇戎災禍之憂外謂中門外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者夜居外或憂災禍患難與外人圖謀則不暇入內也平常無事晝雖居外或有時入內夜雖居內或有時出外唯致齊與疾無間晝夜恒居內也方氏曰晝為陽夜為陰順陽而動故晝出外而接於物順陰而靜故夜入

內而安其身晝雖居外有時以疾則致慎於物而不敢接故亦居內夜雖居內有時以大故則致憂於身而不敢安故亦居外也澄曰晝居內者唯有疾無疾而致齊者亦然夜居外者唯有喪無喪而有憂者亦然喪憂二者相類故總言之曰大故疾齊二者不同故分言之而別曰致齊也常時唯夜居內疾齊則不但夜居內晝亦居內故曰晝夜居於內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稅始芮切

鄭氏曰不專家財也稅謂遺與人孔氏曰未仕則不敢以物遺人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稱父兄

檀弓

百十一

以將之此人子之法也方氏曰未仕者無祿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

弗爲服也使去聲爲去聲

鄭氏曰君有饋有饋於君也饋曰獻使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違去也君薨弗爲服以其恩輕也孔氏曰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饋焉謂有物奉餉於君也使焉謂爲君往使它國也饋君曰獻使稱已君爲寡君雖未得祿並與得祿者同違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雖放出仕它國而所仕者敵

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它
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以其無祿恩輕故也
此一條則異也臨川王氏曰君有饋焉而解曰有饋於
君似非臣之饋君謂之獻豈問有祿未有祿乎李氏曰
立于其朝矣命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而不以官定食所
謂仕而未有祿者也饋焉則獻使焉則不以主君賓焉
而不臣之也賓之故有獻而無賜王府之職曰掌王之
獻玉是王有獻賢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賓之而弗臣故
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
若子思之仕魯孟子之仕齊是也違而君薨弗服則在

國而君薨為之服矣山陰陸氏曰未純於臣則雖君饋
之猶曰獻雖違之它邦弗為君服澄曰李陳陸之說勝
注疏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鄭氏曰利己忘衆非忠也言亡之雖辟賢非義退方氏
曰軍師以勝為功或敗焉是無決勝之策也為之謀者
可偷生其身乎邦邑以安為本或危焉是無計安之術
也為之謀者可苟存其位乎軍師既敗難以復勝故死
其身邦邑雖危猶可復安故亡其位而已澄曰亡去也
謂去其位也陳祥道解亡字與鄭異謂社稷亡則與亡

為人臣者殫忠致命而已其言深足以警人臣然國亡則臣身當與俱亡今方危則它人固有能安之者去位足矣何至遽殞滅其身乎且如陳解則死亡二字無別

切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橐鞬橐音羔鞬音亮

鄭氏曰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赴謂還告於國以告喪之辭言之橐甲衣鞬弓衣兵不載示當報也孔氏曰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不以橐鞬戢之示有報敵之意禍福稱告崩薨稱赴軍敗應稱告而稱赴以告喪之辭也方氏曰戰勝而還謂之凱敗謂之

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以近廟門故也蓋師之出也受命於祖無功則於祖命不能無辱矣故近廟門則哭之長樂陳氏曰兵法曰若不勝取過在已周官大司馬師不功厭而奉主車臣之取過在已也此記素服哭於庫門之外君之取過在已也秦穆公敗於殽素服郊次嚮師而哭蓋其遺禮與車曰赴車若告喪也不載橐鞬不忘戰也雖然義則動不義則止豈若焚舟破釜沈船寘膽以干戈相尋者乎梁惠王欲報齊楚孟子教之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杜者以暇日修孝悌忠信也臨川王氏曰禮者將以恩止爭且務

情已而不責人不載秦報如鄭義則禮亦悖矣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

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厭于葉切 大音泰

鄭氏曰軍敗喪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后土社也孔

氏曰亡失也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孤也大國之孤四命

曰公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哭於大廟也舉謂舉樂臣入

廟三日哭君亦三日不舉樂庠蔚云舉謂舉饌殺牲盛

饌曰舉又有或人言君亦舉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

故也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八禮記

卷八十五

鄭氏曰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新宮火

在魯成三年孔氏曰新宮者魯宣公廟人火曰火天火

曰災山陰陸氏曰春秋書新宮災諱火爾

○孔子惡野哭者惡去聲

鄭氏曰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吐歎鳴於國

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孔氏曰哭非其地謂之野

張子曰為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于野是惡凶事

也孔子惡野哭者謂此所知自當哭于野若奔喪安得

不哭于道方氏曰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豈其惡之

哉子蒲死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

如此廬陵胡氏曰哭不以禮為野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也口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重音用切識音志

夫子式而聽之者怪其哀甚也而曰然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孔氏曰壹者決定之辭言子之哭也一似重疊有憂喪者婦人哭畢乃答曰然方氏曰虎之害人機罟檻穽能制之深宮固門能逃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楊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與此同意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鄭氏曰贈送也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也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孔氏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曲禮云君言不宿於家過墓謂它家墳壘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恭敬故或式或下也它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方氏曰行故曰贈居故曰處哭

墓展墓所以存愛行者之禮也式墓下祀所以存敬居者之禮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喪去聲為去聲

鄭氏曰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貧朽非人所欲孔氏曰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故遂言之有子以夫子必不為此言故云是非君子之言也澄曰曾子以有子不然其言乃云此

是嘗聞於夫子者有子又不以為然曾子乃云與子游俱嘗聞之援子游為證以明夫子之實有是言也有子乃謂夫子之言若果如此必是有為而言非正言也

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為和為敬不為

鄭氏曰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靡侈也敬叔魯子也

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國得反載其實來朝於君
澄曰夫子速貧速朽之言雖曾子與子游俱嘗聞之然
曾子之所聞者略子游之所聞者詳曾子不知夫子有
爲而言而子游知之曾子以有子有爲而言之言告子
游而子游歎服有子能得夫子之意故謂其言之似夫
子也自猶獨也天子至于庶人皆是木槨慮其易朽腐
而獨自爲石槨也三年而不成者成之難費財多也愈
猶云勝也反昔去國今復還也必載寶而朝者蓋前時
委棄家財而去在外無可資用今再反國懲文前事故
常以寶貨隨身雖每日朝君車上亦載寶貨儻被君放
逐而出則有寶貨不至貧乏也貨謂徇貨也桓魋之獨
以石爲槨也恐身死之後速朽腐爾夫子以其欲不朽
而侈靡費財若是謂不如不爲彼之靡而寧死後速朽
腐者之勝於彼也敬叔之常以寶隨身也恐位喪之後
速貧乏爾夫子以其欲不貧而徇貨繫戀若是謂不如
不爲彼之貨而寧喪後速貧乏者之勝於彼也曰不如
曰愈與與其不遜也寧固之辭意同兩皆不許此差善
於彼而已夫以夫子之所不許遽執以爲夫子之正言
宜有子之不以爲然也此二語不同時聞者聯比前後
所言加以欲字失夫子之意矣曾子亦隨衆所聞而不

審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曾子因子游之言而知夫子二言果皆有為還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嘉其所見之是也又問有子何以能知夫子不欲速貧速朽之意有子遂言夫子為中都宰時為民定制庶人棺厚四寸外槨加厚一寸使民送死無憾則非墨氏之薄葬熱然忍俟朽腐者也將往應楚昭

王聘時先使子夏往再使冉有往意在仕楚得祿則非隱者之窮居安然甘受貧困者也蓋聖人之道依乎中庸以石為槨唯恐速朽者固非桐棺二寸而無槨不恤其朽者亦非於朝載寶唯恐速貧者固非遜世終身而無祿不恤其貧者亦非也鄭氏曰中都魯邑名孔子為之宰為民作制將應聘於楚汲汲於仕得祿孔氏曰按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為中都宰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適陳過匡匡人圍之去過蒲反于衛去衛過曹適宋宋桓魋欲殺之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

又適衛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殺甯鳴犢與
華又反于衛復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
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使子
貢至楚楚迎孔子將封之令尹子西諫而止是歲楚昭
士卒孔子自楚反于衛時哀公六年孔子年六十三失
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六年其間年月甚遠而云
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哀六年孔子之荆是失魯司寇
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曾子言速貧在前速
朽在後而子游之答先死後喪隨孔子所見而言之先
後也宰中都制棺槨不欲速朽其事在前使子貢冉有
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有子之言亦隨夫子之事
而為前後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鄭氏曰禮者敬而已矣澄曰恭在貌敬在心凡貌恭則
心必敬心敬則貌必恭二者一有則俱有晏子有恭敬
以持已接物得禮之本而曾子以為知禮也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

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遣乘並去聲
焉於虔切

鄭氏曰言其大儉逼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寔則歸
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

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
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孔氏曰狐裘貴輕新而一
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遣車五乘而唯用一乘
以葬故鄭云大儉逼下也大儉解三十年一裘逼下解
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大夫五乘適子三乘
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逼下也及墓謂葬時
也按士禮乃窆主人哭踊襲贈用制幣拜稽顙踊如初
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與見藏苞管加抗席抗木
實土主人拜鄉人乃反哭蓋窆後孝子贈幣辭親畢而
親情賓客應送別別竟乃反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

訖即還不復拜賓送賓賓客盡去故鄭云不留賓客有
事也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證晏子失禮所包牲
體士少牢包三个苞牲皆用左胛取下體前脰折取臂
膾後脰折取骼一牲取三體少牢則六體分為三个一
个有二體大夫以上用大牢凡九體大夫分為十五段
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
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
取三體其肉少晏子不從禮數故云焉知禮也澄曰注
疏以遣車一乘及墓而反為二事其解及墓而反費辭
而義不明竊詳八字只是一句非二事也一狐裘二十

年言其儉於身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儉於親也
及墓猶云至墓謂但以遣車一乘及于墓所藏之墓中
而端反哭也禮於窆後辭親拜賓竟始藏器藏器實土
竟始反哭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
反哭遲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
不多實土早則反哭速也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敬
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謂之
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
示之以禮

鄭氏曰時齊方奢矯之是也長樂陳氏曰國奢則示以
儉者時之過則矯之以不及也國儉則示以禮者時之
不及則救之以中也澄曰國無道謂上自君身下至民
俗皆驕侈淫縱也盈滿也謂於禮之當然者亦減殺而
不使得盈滿如正禮也有子詆晏子之儉為不知禮故
曾子言君子處無道之國以一身自盈於禮而不能矯
時之弊為恥也齊國素奢奢者於禮有過無不及則晏
子躬行率先示以不及乎禮之儉儉者非禮之正矯時
而已若國俗素儉者於禮無過有不及則當躬行率先
示以正合乎中之禮禮者得禮之正無過無不及者也前

云恭敬則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偏黨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要一遙切京讀作原或如字

鄭氏曰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心譏其奢也言此者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欲防其後復為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京當為原蓋字之誤晉卿大夫之葬地在九原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孔

檀弓

下九二

氏曰晉君既賀朝廷大夫並發禮從君往賀之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佯美之也奐文章貌煥爛衆多也歌祭祀時奏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也斯此也哭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燕國賓及會宗族也於斯者始終永足勿再造作也頌頌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述張老語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餘年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

也辭卑稽首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張老因美而譏之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為善禱澄曰輪謂室之深廣從之深為輪橫之廣為廣言輪以該廣也負謂室之華麗與煥乎有文章之煥通稱人之善曰頌求己之福曰禱方氏曰發謂以禮落成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蓋發與落皆有始意九京即九原指其冢之高曰京指其地之廣曰原廬陵胡氏曰謂晉君賀其成室為獻恐非或趙武謚獻文爾當考○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並植於晉國不沒其身

檀弓

百九十三

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并必正切
植直吏切

知言
智

鄭氏曰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肱作起也陽處父襄公之太傅并猶專也植或為特剛而專已為狃射姑所殺沒終也舅犯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謂文子知人者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孔氏曰羊舌邑名晉公族為大夫生職職生叔向

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可起而生吾於衆大夫之內誰最賢可以與歸按左傳文五年審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爲將狐射姑卻爲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并謂并它事以爲已有專權也植謂剛也文子言處父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禍害不得以理終歿其身是無知以防身遠害也僖五年文公辟驪姬之難二十四年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臣猶知之而況

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文子言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要君求利是無仁心愛念其君也利其君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謂保全父母遺體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謀身者多獨善於已遺棄故舊隨武子弘廣周備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友左傳襄十七年論范武子之德謂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身也然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一年不見先蔑後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

其友也而云不遺者彼共先蔑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
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澄曰孔疏以士會
不見先蔑為遺其友非也此正是謀身不遺友之一事
蓋晉使先蔑士會迎公子雍於秦既而背之遂敗秦師
則晉失信獲罪於秦矣秦若怒晉而怒其使則二人俱
不免於罪幸秦穆寬容之儻士會數見先蔑似若有謀
秦必生疑於身於友俱有禍害故在秦不見之也及士
會還晉若見先蔑秦必疑先蔑與知士會逃歸之情亦
將累及先蔑故還晉亦不見之也蓋惟恐因已之見使
秦疑先蔑而或受禍害也并植二字未詳姑從鄭注并

植字

猶兼也如子路之兼人植謂剛直挺立如木之植國語
作廉直疑是并蓋廉字缺損植蓋直字增多也其舅犯
之上無叔譽曰省文記者記文子與叔譽之言而特以
晉人謂文子知人一句結之於後也方氏曰武子有利
君之仁又有不忘身之知異夫處父矣有謀身之知又
有不遺友之仁異乎舅犯矣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
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焉退然或作進亦音退勝音
升呐如悅切厲音蜀

鄭氏曰中身也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柔而貌

或為妥啞啞舒小貌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不交利廉也不屬其子潔也方氏曰進為強退為弱如不勝衣弱也澄曰言文子身形雖不強壯口語雖不敏給而其行之善如此所舉於司管籥守庫藏之賤人升為大夫士而有家者七十有餘謂衆多也人有才能雖賤必舉此其利君之忠也生則於利無所欲死則於子無所私此其謀身之介也記者既言晉人謂文子知人因遂頌美文子以終上文之意孔氏曰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臨死之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然其成室被張

老譏樂奏肆夏失禮所從始禮記顯其奢僭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事勢須然無廢其行之善李氏曰文子之所慕止于隨會故所舉止于晉國止于管庫之士而謂之知人者止于晉人而已矣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扶夫音

鄭氏曰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下賢也不可者辭君以尊見卑也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已夫者已止也重強變賢也

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

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問謂使人以物徃遺之而因致所欲言也施謂施行信謂誠實敬謂慤謹斯此也謂此信敬虞夏之時未嘗施教信教敬之令於民而民皆自然信敬不知教令之外何所施行而能得此信敬於民也帝之世言信謂其情之實也王之世言敬謂其行之謹也

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墟去魚切

禮

卷七

鄭氏曰墟毀滅無後之地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孔氏曰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信敬於己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人在丘墟墳墓間悲哀之處未施教使之哀而民自哀人在社稷宗廟中嚴敬之處未施教使之敬而民自敬民之從君在君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不行言亦無益方氏曰墟墓宗廟社稷無情於感民而民哀敬殷誓周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周豐欲哀公脩信敬以感民而已澄曰此信此敬民心固有一有所感發則其心油然而生民心之信敬君心所同然也虞夏之君亦惟盡其

信敬之道於已以感發其民而民自興信與敬不待施
教令也誓者戒衆之辭會者聚衆之事凡戒衆者必會
聚之凡聚衆者必誓戒之誓必有會會必有誓二者互
相備殷人之誓蓋欲於誓之之會而糾合協比之也以
不能使之合而民心離故曰畔周人之會蓋欲於會之
之誓而曉諭勸勵之也反不能使之喻而民心惑故曰
疑以此見殷周之言教不如虞夏之身先也然此特殷
周末世所爲爾如湯之誓武王之會民豈有畔而疑者
哉苟猶云若也禮義之慤謂敬也忠信之誠謂信也人
若若無此心以臨蒞其民而感發之雖欲以誓會丁寧
之言教堅固而結之使不解散然無身教之本而徒恃
言教之末民其有不解散而畔疑者乎

檀弓

卷九十八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
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
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母乃
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疾薨巷市二
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縣音玄暴少卜切尫烏
光切與音余爲去聲

鄭氏曰然之言焉也尫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奚若
何如也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巫主接神亦覲天哀
而雨之春秋傳說巫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旱

曠則舞雩已猶甚也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
戚於旱若喪孔氏曰已疏言甚疏遠於求雨之道理天
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
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今徙
市若居天子諸侯之喪也山陰陸氏曰問然問其所以
然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已外則求諸
神責諸已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
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已者本也求諸神
者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已又不知求諸神而
欲暴尅與巫豈不惑哉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
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
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
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奉食並音嗣奉芳
勇切與音余

為食
而食

鄭氏曰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備不能履也
貿貿目不明之貌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從猶就
也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孔氏曰與語助黔敖
見餓者困嗟愍而呼之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
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無禮

之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
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言餓者無如是與初時無禮之
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黃氏
曰曾子之言乃舉世千萬人所同之心也餓夫之操豈
在於斯乎蓋以襄亂之世君昏政暴災沴荐至賢者不
樂其生於世故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苟從曾子之
言謝而復食豈若不屈其操不受其辱身雖一死而義
存千古乎不然作記之人從何而載之使千載而下施
小惠者不敢矜傲竊幸苟生之人脅肩諂笑之輩聞其
志則心寒股栗知所愧恥豈不盛哉廬陵胡氏曰今人
之急於祿食嗟而不去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
矣方氏曰饑言歲饑言人澄曰爲食奉食食飯也目不
明之瞽救下從目貿易財貨之貿昨下從貝此貿貿同
轂之字通用嗟者閔之之辭來者呼之之辭曾子之言
君子之中餓者之操賢者之過也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
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之射之斃一人韞弓又及
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
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射食亦切胡音朝與音緣

鄭氏曰工尹官名棄疾楚公子棄疾也魯昭八年楚師

滅陳縣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詩有吳師商陽仁不忍
傷人棄疾以王事勸之斃仆也韋韜也韋弓不忍復射
也掩其目不忍視之也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
下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
御在中央孔子曰有禮焉善之也方氏曰手弓謂以手
執之猶公羊傳所謂手劔也孔氏曰按左傳棄疾不與
圍徐又不見有吳師手弓者令其彀弓而射也殺人之
中有禮者韋弓掩目等是也傳云戎昭果毅商陽行仁
而孔子善之者彼謂勅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者獲則殺

禮弓

二首一

之此謂吳師既走而逐之則不逐奔之義故為有禮也
臨川王氏曰春秋末世諸侯無義戰士庶人不幸而在
軍旅之間君命既不可廢為之強戰則又為與於不仁
如商陽者可也是以孔子善之也長樂陳氏曰從君之
大義而忘己之不忍君子之所不為行己之不忍而廢
君之命君子之所不敢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
斃一人則掩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命義也禮者仁
義而已孔子所以謂之有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
與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
所殺止於三者姑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為商陽

者如之何曰必陳善以閑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
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庸有不義之舉
哉商陽以楚為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典
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為仁天下皆
魯也柳下惠不去魯孟子不以為非聖天下皆楚也則
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為非禮哉廬陵胡氏曰殺敵為
果易之戮也商陽殺敵不果而云朝燕不與以私怨對
其君安得為有禮蓋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而已澄曰
商陽有不忍之仁又頗知不逐奔之義棄疾使之手弓
而後手弓使之射而後射斃一人過報其弓謂之者棄疾

禮弓

二二二

復使之射也而後再射又斃二人每殺必掩其目殺人
甚非其心也故止御者令勿更遠追然已意非御所能
知又難以語之故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
命聊為此言以止其御非是忿其位卑而不盡力多殺
也胡邦衡以不果於殺罪之又以怨對其君入其罪所
見與孔子異矣王陳蓋合於春秋反孟子之意者哉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
大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
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
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大宰嚭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
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還音旋夫音扶
普彼切與音余

舊本云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鄱陽洪氏
曰按嚭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
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
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澄按洪氏正千載之訛今從其
說兩易二人之名又有太宰嚭三字舊本在口古之侵
伐者之上今移在曰反爾地之上而孔疏凡用二人之
名者亦皆為之兩易則文義協順矣鄭氏曰吳侵陳以
魯哀元年秋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人太宰官名

檀弓

二百三

也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
庶幾其師有善名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班白者其不
謂之殺厲之帥與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
殺厲重人歸爾子謂所獲民臣君王者吳楚僭號稱王
也師與有無名乎又微勸之終其意孔氏曰初吳子光
伐楚召陳懷公懷公不從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而
侵陳是夫謂行人儀夫差謂何不試問我脩先君之怨
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則謂之何欲令
太宰嚭以此問行人儀也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此
古之侵伐者以至勝攻至暴用兵如此行人儀特舉古

之禮以駁吳師之惡殺厲重於斬祀故譏殺厲以微切
之意欲得吳哀矜吳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則師豈有無
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是又微勸之終其欲哀矜之意
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太宰嚭問陳
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行人儀名之以
殺厲之師者欲吳人恥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果
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言誘
勸之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
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

檀弓

二十四

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

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婁龍朱切罪俱遇七豨丁亂切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

廬陵胡氏曰春秋弑逆多矣唯邾無弑逆之事故邾定

公以為非常而驚也鄭氏曰定公纒且也魯文十四年

即位民之無禮教之罪故曰寡人之罪也臣弑君子弑

父諸臣子孫皆得殺之壞其室洿其宮明其大逆不欲

人復處之踰月而后舉爵自貶損也孔氏曰凡在官者

言諸臣凡在宮者言子孫洿是聚水之名洿其宮而洿

焉謂掘其宮使水聚積也澄曰凡在官凡在宮謂被弑

者之羣臣子孫非謂行弑者之羣臣子孫也赦謂縱之

逃去也弑君弑父之賊凡在官在宮者當即時殺之不可緩誅逸賊故曰無赦無赦謂毋令縱逸也宋萬弑閔公縱令出奔陳君子以為宋無臣子也陸農師謂同一官府之人亦坐弑君之罪果是逆賊之黨則自應殺之無赦若不預弑謀而一府一宮之人皆連坐刑不亦濫乎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聞有此山陰陸氏曰凡在官者殺無赦謂弑君者同一官府亦坐焉爾弑父放此鄭氏謂弑父者凡在宮子孫皆得殺之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

檀弓

二百五

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陪其後

苦尺沾切枕去聲朝音潮使色事切從去聲

鄭氏曰居父母之仇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下盾也弗與共天下不與並生也不反兵雖適市朝不釋兵也昆弟之仇街君命則不鬪為負而廢君命也不為魁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執兵陪其後為其負當成之孔氏曰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而鬪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令得持兵者但有公事

之處皆謂之朝爾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者父母兄弟之仇皆不反兵也此兄弟之仇擬身仕為君命出使而不鬪二文相互乃足從父昆弟既不為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也方氏曰寢苦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戎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弗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鬪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而鬪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由其恩之至重故報仇之義如此仕弗與共國則雖事人而事事亦恥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鬪則不敢以私讎妨公事也由其

禮

卷六

恩殺於父母也曲禮言交游之讎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仇而不及交游者蓋交游之讎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為魁則於交游不為魁可知矣其言互相備也

○仲尼之畜狗也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畜許六切為云偽切封音寔子音與

鄭氏曰畜狗巡守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方氏曰衆體皆不欲沒於土特以首為言者以衆體之所貴尤不欲沒於上也完語言仲尼將行雨而無蓋以貧故無蓋也

石林葉氏曰帷蓋近於身以為障蔽者也大馬畜於家以為代禦者也障蔽者弊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鄭氏曰路馬君所乘者其它狗馬不能以帷蓋方氏曰魯昭公乘馬斃而死乃以帷裹之澄曰上文記仲尼埋畜狗之事記者遂并記國君埋乘馬之法

右附記雜辭凡二十三節

